

热眼观世

红场上的眺望——走进俄罗斯（上）

□杜永光

更凝结着俄罗斯人民的怀念和传承！红场地面每一块黑色的石头上，都印上了红色历史的

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日子，我想起抗击法西斯的另一个主战场——俄罗斯。那里地处欧亚大陆，具有优美的自然风光，独特的人文环境，特别是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”的故乡，一直吸引着我，让我神往，因为那里一直是我想要探知的地方。2025年的7月初，我们几位老友跟随枣庄康辉国际旅行社组团，写申请、办理护照、乘飞机出行，真的降落在古老、厚重的俄罗斯大地上，站到了红场和波澜壮阔的涅瓦河畔。此次九天时间里，我们主要去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，参观了红场、克里姆林宫及教堂广场建筑群、二战胜利广场、彼得堡要塞、冬宫、叶卡捷琳娜宫、阿芙乐尔号巡洋舰、谢尔盖圣三大修道院等，观看了莫斯科河、涅瓦河、波罗的海沿途旖旎的风光，置身于俄罗斯的芸芸人群中，留在记忆里难忘的是俄罗斯人的传承、友好与对和平生活的向往。

俄罗斯是一个不愿忘却红色历史的民族。俄罗斯的国旗由白、蓝、红三色横条组成，分别象征寒带、地大物博、牺牲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，纪念和传承卫国战争的红色精神，是国旗的鲜明表现。

古老的亚历山大花园，位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墙西北，十九世纪，它称为亚历山大一世花园，自1967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前夕起，花园内建设安放了无名烈士墓，纪念前苏联为抗击法西斯战争中的近2700万阵亡者。

我们怀着肃穆的心情，走进亚历山大花园带有金黄色鹰头圆柱和戈矛围栏的黑漆大铁门，看到紧贴克里姆林宫墙的是一面高约五六米的红墙，红墙下正中是一座长三米左右暗红色大理石墓。墓基上方右侧，镶嵌着青铜铸造的军旗和钢盔。墓基前地面上，镶嵌着一颗五角星。五角星中央燃烧着永不熄灭的长明火，墓基上有青铜铸的铭文：“你的名字无人知晓，你的功勋永垂不朽”。墓的左边高高的青柏树下，一座枣红色大理石墓碑，上面镌刻着金黄色数字“1941—1945”。无名烈士墓左右各有一名身穿军礼服，手持长枪的卫兵，默然肃立，守卫英灵，据说卫兵每小时换一次岗，几十年来，从未间断。

我们有幸赶上下午五点的换岗仪式。莫斯科天长，当时艳阳高照，气温炎热，两名换岗卫兵由一名卫队长带领，踏着标准的俄式正步，肩着上枪刺的闪亮长枪，从墓的右手边缓慢庄重地走来，全程沉默，只有高腰军靴落地的整齐的咔嗒声，及准确利落的动作和眼神交流，默契地完成换岗后，再由卫队长带领两名下岗卫兵肩枪原路正步返回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正是以这种庄严仪式，向长眠在大地的无名烈士们致敬！现场，只有我们几位是中国人，其余男女老幼数百位市民和俄罗斯游客，自发列队围观，脱帽肃立，缅怀卫国战争烈士。一些市民携儿童手捧鲜花，面部表情虔诚，待换岗仪式结束后，向无名烈士墓献上鲜花，以表敬仰。

亚历山大花园大门东面，红场北面的红砖大楼，是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，红楼前的小广场上，一座暗红色大理石基座上，高高耸立着苏联杰出的军事家、战略家朱可夫将军骑马的青铜雕像，这是1995年5月8日为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时立起的。朱可夫元帅作风果敢，善于治军，有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卓越才能，在战略要地被围900天、弹尽粮绝时，临危受命，指挥了斯大林格勒战役、列宁格勒战役等，后带队伍攻占柏林，被认为是二战中最优秀的将帅之一，是世界军事上最优秀的将军。他是俄罗斯人民崇拜的民族英雄，1974年病逝，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。我们走过去时，许多当地居民和游客在雕像前照相留念，我们也插空选位置照了几张。

越过不锈钢隔离桩，向南走五六十米，就是世界瞩目的红场。向前走，再向前走，我们急切地直奔位于红场西侧、克里姆林宫红墙东侧久仰的列宁墓。

这是一座由红色和黑色花岗岩大理石建成的三阶梯状的立方体建筑，内部设悼念大厅，墓室白漆大门紧闭，大门上方黑色花岗岩长条石上，镌刻着俄文“列宁”红色字样。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路。列宁墓于1924年1月27日建成启用，遗体水晶棺安置在这里。建筑原为木结构，1930年改用花岗岩大理石。列宁墓与克宫红墙之间有几米的空间，埋葬并安放斯大林、勃列日涅夫等12位著名领导人及墓碑；墓室上层平台，建有主席台，是阅兵或集会的检阅台。列宁墓正在维修，不开放，门前栏杆内，只有两名巡逻的警察，我们只好同俄罗斯民众一样，对着立方体建筑祭拜。

站在黑色块石铺就的红场上，举目远眺，四周就是一幅活起来的图画：朵朵白云飘浮在湛湛湛湛的天空下，红场南端，圣瓦西里大教堂六个高低错落有着五彩花纹的洋葱头，呈现着十七世纪中期巴洛克建筑风采；红场西侧，克里姆林宫红墙上高耸的三座塔楼顶端，红宝石玻璃金属镶嵌制作的五角星，在蓝天白云间熠熠闪光；红场东侧，建于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最大的国营商店建筑群，及北侧的国家历史博物馆，第一眼看上去像上海外滩的建筑群，接踵而至的人群散在广场上，像是大地上长出的草木花朵，给红场增添了无限生机。

这座南北长695米、东西宽130米呈不规则长方形的著名广场，是俄罗斯的政治、宗教中心，公民的经济生活中心。它是古老的，因为我们看到圣瓦西里大教堂北面不远处，石墙圈起的石柱遗迹，标识牌注明：1549—1786，这是民族英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当年活动的地方；它也是现代的，列宁

在红场演讲共产主义思想。斯大林在红场阅兵，鼓舞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斗志。今年5月9日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也在这里举行。红场地面每一块黑色的石头上，都印上了红色历史的印记，都洋溢着俄罗斯民族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不屈故事，更是凝结着俄罗斯人民的怀念和传承！

莫斯科胜利广场位于莫斯科市中心，离胜利公园地铁站不远，是俄罗斯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专门建设的，现在是国家举行各种大型庆典、纪念及阅兵活动的中心地点。这座广场面积9.1万平方米，用2660块灰色花岗岩石块铺地，代表二战阵亡者人数；主体建筑是胜利女神纪念碑，碑高141.8米，象征苏联二战战争持续1418天；碑体三棱刺刀造型，每个棱面及碑基一圈是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等12英雄城市抗击法西斯的战斗场景浮雕，就像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一样生动、鲜活；碑身正面基座上，是圣格奥尔基骑士手持长矛屠龙的青铜雕像，象征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；碑的后面半圆环形建筑，是卫国战争中央博物馆，我们想进去参观，恰逢闭馆。馆前小广场方池中间镶嵌着一颗青铜五角星，五角星中央燃烧着长明火；碑前广场中轴线地面上分布五座暗红色大理石座碑，从“1941”到“1945”，每座碑面上均雕刻着一个年号，碑的左侧广场上，一排大型广告宣传栏，栏内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的各种活动，及卫国战争的历史资料照片。

我在胜利广场停留了好长时间，看到有的是夫妻俩带着孩子，有的是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，还有一伙年轻人，都陆续向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篮或花枝。宣传栏前也围了不少市民观看，虽然我看不懂俄文，还是挤在中间看了一会儿，并拍了照片。回程途中，发现一对年轻美丽的俄罗斯姑娘手捧鲜花，正在赶往胜利女神纪念碑。每个人献花都是自发的，发自内心的。据介绍：俄罗斯年轻人结婚仪式结束后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宴请宾客，而是到这些红色场点献花。他们认为，卫国战争是俄罗斯先辈的光荣，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是牺牲烈士用生命换来的，所以结婚后的第一束鲜花和感激，要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先献给他们。

圣彼得堡的伊萨大教堂，正门前有八个两人合抱粗细、十几米高枣红色大理石圆柱，左数第三个圆柱上端，有篮球大的弹窝，这是当年德军轰炸留下的印记，现教堂已作为博物馆使用。据说当年全城的建筑，如冬宫、喀山大教堂等，只有伊萨大教堂附近一座酒店没落下炸弹，如今圣彼得堡的古建原貌，均是战后采取“最小干预”保护性重建的。圣彼得堡人忘不了列宁格勒保卫战惨烈的日子，德军法西斯围城的872天，250多万士兵和平民死于战火和饥荒，今天，这座不屈的城市，每一块石头仍在诉说那段血火淬炼的历史。我在伊萨大教堂前的报栏中就看到：纪念1941—1945碑文的照片、居民在防空洞里躲藏的照片，及当年报道抗击围城、捍卫土地的报纸照片，这折射出俄罗斯人民的怀念和铭记。

苏联时期在俄罗斯悠悠历史长河中，是短暂的，但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却延续至今。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及教堂建筑群，分游览区域和办公区域。首先望见宽阔广场远处绿篱围合的办公区域，一座三层绿顶黄白相间的楼，楼的一端圆形绿色穹顶旗杆上，飘扬着三色国旗，这就是现在的总统办公楼；游览区域广场上，放置着沙皇大炮，这是十八世纪制作的口径为890毫米的“炮王”，不远处还有重达200吨的“钟王”，又称沙皇大钟，均被俄罗斯视为珍贵的文化遗产，提供给市民参观；广场内定时有仪仗兵军队骑着枣红大马巡逻，并为游客作表演。

在胜利公园地铁站，我们乘电梯下到地下站台，真切体验到了最好、最漂亮的地铁。

莫斯科地铁，是1931年苏维埃政府命令开建的，总长300多公里、180多站，建造者很有前瞻眼光，当时就注重地铁设施的功能性、空间性和艺术性，1950年政府又进行高标准装饰装修，地下大厅马赛克、青铜吊灯、雕塑和壁画，装饰豪华，艺术气息更加浓郁，成为当时最好、最漂亮的地铁。

我们乘的地铁斜梯深度达130米，拱圆形通道高、宽均约八九米，上两下、下两上单行斜梯，每道斜梯扶手旁固定台面上，每隔两三米立着一盏篮球大小的球状台灯，照得通道亮如白昼；地下候车大厅宽敞、精致、典雅、大气，两侧上方装饰着壁画，画面有：干部与拿着鲜花的矿工握手、车间里摊着图纸研究施工的技术人员、丰收了抱着大白菜和南瓜的集体农庄女庄员、幼儿教师和孩子们在一起等，这些画面鲜活，接地气，很有年代感，画面与来来往往上下车的俄罗斯乘客构成历史和现代的相互辉映；地铁大厅内还有一幅工人、农民的先进代表同载歌载舞的姑娘、手捧鲜花的儿童聚会在一起的大型壁画，喜庆和瑞，我们纷纷在这幅壁画前拍照留影。

我们紧接着上了地铁。俄罗斯地铁类似我国八九十年代的地铁车辆，方方的车头，通体银灰色，蓝色隔条；坐了一站，行进很稳，噪音小，车厢空间大，很舒服。车厢内的俄罗斯乘客，也是上车后就各自捧着手机看，个个都成了“低头族”。

见微知著，俄罗斯的社会现代化同我国一样进展迅猛，商品丰富，社会稳定，各族人民传承先辈英雄精神，乘着时代列车，用无限的热情和激情，奔向充满希望的远方。

温情天空

□李宗国

外婆家前的小池塘

秋风掠过山野，瓜果成熟的甜香弥漫开来。我揣着刚摘的野果，懒洋洋地躺在池塘边的青石板上，嚼着酸甜的果子，看流云在天际舒展，望连绵的远山披上晚霞织就的彩衣。

外婆家坐落在高高的山顶上，村庄像一个被茂林包裹的世外桃源。纵横交错的石板路串联起高低错落的石板房，而南门外洼坡低矮石壁间滴淌的涓涓泉水，汇集成的那方清静池塘，便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美的乐园。

小时候问外婆，高高的山上怎么会有泉水和池塘响。外婆总会搂着我，望着天上的星星说：“山有多高，泉就有多高。老祖躲避兵匪走到这里，发现了这眼四季长流的泉水，才在山上扎根营生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头，心里却始终盘旋着“水往低处流”的疑惑，可这份疑惑从未妨碍我对小池塘的喜爱，每次爬上山到外婆家，奔向池塘的脚步总是格外急切。

村庄像安卧在巨大的石盘上，处处是滑润如肌的石板。从外婆家沿蜿蜒石径下行200多米，就到了小池塘。它由又宽又厚的条石垒砌成长方形围坝，水质清得能一眼望见底底整块石板。池塘上方2米多高的石壁下，一处石臼涌出的泉水被围砌成方形石井，成了全村的饮用水源。石井凹口溢出的泉水流入池塘，滋养着山顶村世代村民，也流淌在我在外婆家的四季里。

春日的晨光里，我跟着舅舅与表哥穿梭在田间，挑水抬水的木扁担吱呀作响。播撒花生、扦插地瓜藤，再给果树浇下清泉，累得直不起腰时，就用葫芦瓢舀一捧山泉水。那沁凉甘甜的滋味顺着喉咙滑下，疲惫瞬间消散无踪。

夏雨倾盆后，山涧石泉欢腾奔涌，撞击石壁发出清脆声响，将池塘灌得满满当当。我总爱搬个小马扎，坐在槐树斑驳的树荫下，听外婆讲牛郎织女鹊桥相会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。她与邻居们的谈笑声混着蝉鸣蛙叫，飘向水面泛起的层层涟漪。最惬意的时刻，是趁外婆不注意，和表哥悄悄溜进池塘，扎个猛子潜到水底，伸手去抓那些惊慌逃窜的小

鱼小虾。秋风掠过山野，瓜果成熟的甜香弥漫开来。我揣着刚摘的野果，懒洋洋地躺在池塘边的青石板上，嚼着酸甜的果子，看流云在天际舒展，望连绵的远山披上晚霞织就的彩衣。

寒冬降临，草木凋零，池塘却氤氲着热气。妇女们裹着棉袄在岸边淘米洗菜，蒸腾的水汽与远山薄雾交融，把整个池塘装点得如瑶池仙境。那时的日子慢得老长钟的钟摆，每一圈涟漪都能数得清楚；那时的时光长得像望不到尽头的溪流，仿佛这方清泉会永远在岁月里潺潺流淌。

岁月如烟。外婆去世多年，大舅二舅也相继离去，村庄迁到了山下。对池塘的思念，渐渐藏进了梦里。初夏时节，我回到山村寻找小池塘，只见村落大多残墙断壁，荒草萋萋。流淌数百年的石泉已然枯竭，池塘里荒石横亘、杂草丛生。通向外婆家的石径也已模糊，心头的沉闷难以言说。我不只是忧小池塘的消失，更挂念天堂的外婆，她想回家的路，还能找到吗？

恍惚间，仿佛又听见外婆唤我乳名的声音，带着泉水般的清润，从记忆深处传来。风掠过荒草，沙沙作响，像是外婆摇着蒲扇，在絮叨那些陈年旧事。我蹲下身，指尖抚过池塘边斑驳的条石，冰凉触感一如往昔，可掌心再也摸不到那沁人心脾的山泉水了。突然发现条石缝隙里钻出几株嫩绿的野草，在风中轻轻摇曳，像是小池塘最后的倔强。它们或许记得每一滴泉水的温度，记得那些在池边欢笑嬉闹的日子，似在无声诉说岁月的变迁。

我望着这片荒芜，忽然意识到，有些记忆就如同那消失的泉水，纵使干涸，也会在心底留下湿润的痕迹，而外婆和小池塘的故事，永远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底片。



天高云淡 盛利者 摄

阅城光影

□罗依依

秋雨

秋雨最善于勾起人的愁思。独居的老人坐在窗前，看雨丝连绵不绝，便想起已经逝去的伴侣，想起年轻时在雨中的誓言，而今安在哉？中年人望着雨幕，盘算着房贷、孩子的学费和父母的医药费，眉头皱得比雨线还密。

秋雨落下来了，无声无息地，先是几点，继而便连成了线。雨丝斜斜地穿过枯黄的树叶，树叶便也无声地落下几片来。这雨，既不是夏日暴雨那般气势汹汹，也不像春雨那样娇揉造作，它只是下着，下得漫不经心，下得理所当然。

城中的水泥地很快便湿了，显出深黑的颜色。行人撑起伞来，伞的颜色不一，黑的，蓝的，花的，在灰蒙蒙的街道上移动，远望去，竟像是许多蘑菇在雨中生长。人们低着头走路，彼此不相顾盼，只顾着避开地上的水洼。偶有汽车驶过，溅起的水花便引得路人一阵低声的咒骂，那骂声很快又被雨声吞没了。

我想起乡下的秋雨。那里的雨下起来，先是打在稻茬上，沙沙地响。农人们并不躲避，仍旧弓着腰在田间劳作。雨水顺着他们的斗笠边缘滴下来，滴在早已湿透的肩头。他们脸上的皱纹里积了水，也懒得去擦。横竖是要湿的，擦了又有甚么用呢？稻子已经收完，田里只剩下短短的稻茬，在雨中显得格外凄凉。

雨下得久了，泥土便松软起来。小孩子们赤着脚在田埂上奔跑，脚底板沾满了泥巴，却笑得格外欢畅。他们的母亲站在屋檐下叫骂，声音穿过雨幕传来，已经不甚分明。孩子们只当没听见，仍旧在雨中嬉戏，直到浑身湿透，才被揪着耳朵拎回家去。

秋雨中的虫子最是可怜。蚂蚁们排着队急急忙忙地搬家，有的被雨滴打中，便再也爬不起来了。蚯蚓被迫钻出泥土，在水泥路面上扭扭身子，往往被人无意中踩扁。蜗牛倒是从容，背着房子慢慢爬，却不知有多少会被顽童捡去玩弄至死。这些小生命，在人类眼中原是不值一提的，它们的生死，又有谁会在意呢？

雨中的城市灯光显得格外温暖。咖啡馆的橱窗上凝着水珠，里面的客人捧着热饮，望着窗外发呆。他们的脸被室内的灯光映照，显出几分安适的神情来。而街角的流浪汉蜷缩在纸板搭成的窝棚里，数着口袋里仅剩的几个硬币，盘算着能否买到一个冷馒头。雨从他的棚顶漏下来，滴在他的旧棉袄上，棉袄便更重了几分。

秋雨最善于勾起人的愁思。独居的老人坐在窗前，看雨丝连绵不绝，便想起已经逝去的伴侣，想起年轻时在雨中的誓言，而今安在哉？中年人望着雨幕，盘算着房贷、孩子的学费和父母的医药费，眉头皱得比雨线还密。就连那热恋中的男女，在雨中共撑一伞时，也不免生出几分“人生无常”的感慨来。

雨终于停了。云层间透出几缕阳光，照在湿漉漉的世界上。树叶上的水珠闪着光，然后“啪”地一声落在地上。人们收起伞，抖落上面的水珠，继续赶路。街道上渐渐热闹起来，小贩推着车叫卖，学生背着书包奔跑，上班族提着公文包匆匆而过。方才那场雨，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。

只有泥土记得。它吸饱了水分，变得松软而肥沃，默默地孕育着下一个季节的生命。秋雨不过是它漫长记忆中的一页，很快就会被翻过去。

而明年的秋雨，又会落在谁的窗前呢？

榴周·文学